

## 牟宗三先生的評贊及其學術貢獻

### —紀念本系前榮譽講座牟宗三教授逝世十週年

蔡仁厚\*

#### 弁言

二十世紀的後半，大陸方面的當權派仇視中華文化，仇視孔子與儒學，釀成「批孔揚秦」「破四舊」的文化大革命。這是前古未有、禍延天下後世的文化大災難，不只是所謂「十年浩劫」而已。

文革結束以後，大陸漸次派遣學者出訪歐美，也往往過境香港。他們有兩個發現：一是台港海外的華人世界，不但不仇視中華文化，不仇視孔子儒家，並且有很多著作正確有力地表述了儒家學術與中華文化，而引起國際學界的重視。凡是有關孔子與中華文化的學術會議，都會涉及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著作與論點。這很撞擊了他們的心靈。第二點發現，是一九五八年元旦，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聯名發表的「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sup>1</sup>，正提供了中國文化開展的基本方向與道路。他們可能不完全理解，但卻無法否認這篇宣言代表一條文化的新路。於是，他們歸結出一個講法，說當代中國有三大思潮，一是馬列唯物，二是西化思想，三是當代新儒家。前二者都是外來的，只有當代新儒家是中華本土滋長出來的。

接著，他們正式組成一個編寫小組，邀集南北各大學中青代的學者四十人，分別對當代新儒家的人物與著作，進行全面的研讀與介述，而陸續出版了一系列資料編輯和思想評論的書。近幾年來，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出版了牟宗三先生的《中國哲學的特質》、《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四因說演講錄》以及《心體與性體》等著作。而直接以牟先生思想作博士論文的，也相繼而來<sup>2</sup>。甚至有人指出，儒家思想與中國哲學未來的發展，所面對的最中心的問題，將是如何消化牟宗三以期超越地前進。

以下分爲甲「自述與評贊」、乙「學術貢獻約述」，進行說明。

\* 本文作者爲東海大學榮譽教授。

<sup>1</sup> 此文化宣言，編入唐君毅先生《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台北學生書局出版）頁 865~929。正題之下，標有副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文前，又有唐先生之案語：「此宣言之緣起，初是由張君勱先生去年春與唐君毅先生在美談到西方人士對中國學術之研究方式，及對中國與政治前途之根本認識，多有未能切當之處，實足生心害政，遂由張先生兼函在台之牟宗三、徐復觀二先生，徵求同意，共發表一文。後經徐牟二先生贊同，並書陳意見，由唐先生與張先生商後，在美草定初稿，再寄徐牟二先生修正。往復函商，遂成此文。此文初意，本重在由英文發表，故內容與語氣，多爲針對若干西方人對中國文化之意見而說。但中文定稿後，因循數月，未及譯譯。諸先生又覺欲轉移西方人士之觀念上之成見，亦非此文之所能爲功。最重要者爲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故決定先以中文交民主評論及再生二雜誌之 1958 年之元旦號，同時發表。特此致謝。」

<sup>2</sup> 例如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之王興國博士與上海復旦大學殷小勇博士等人，皆研究牟宗三哲學。

## 一、自述與評贊

在「評贊」之前，我們先看看牟先生的自述。

### 一、自述

#### 1. 五十自述

《五十自述》<sup>3</sup>是牟先生從台灣師大轉東海大學任教時，隨順他的心境和感觸而寫下來的生活憶述。在全書結尾處有一段話：

凡我所述，皆由實感而來。我已證苦證悲，未敢言證覺。然我以上所述，皆由存在的實感確然見到是如此。一切歸「證」，無要歧出。一切歸「實」，不要虛戲。一切平平，無有精奇。證如窒悲，彰所泯能，皆幻奇彩，不脫習氣。（習氣有奇彩，天理無奇彩）。千佛菩薩，大乘小乘，一切聖賢，俯就垂聽，各歸寂默，當下自證。證苦證悲證覺，無佛無耶無儒。消融一切，成就一切。一切從此覺情流，一切還歸此覺情。

這一段話，極佳、極徹、極諦。「覺情」是發自本心的鮮活之情，也即怵惕惻隱之情、不安不忍、憤悱不容已之情。這覺情是「始」，也是「終」。所以末後二句云「一切從此覺情流，一切還歸此覺情」。凡天理的流行，義理的印證，倫理的實踐，都繫於這仁心覺情上。這部自述的手稿，到牟先生八十歲時才交付出版。其自序有云：

學術生命之暢通，象徵文化生命之順適；文化生命之順適，象徵民族生命之健旺；民族生命之健旺，象徵民族魔難之解決。無施不報，無往不復，世事寧有偶發者乎？吾今忽忽不覺已八十矣。近三十年來之發展，即是此自述中實感之發皇。聖人云「學不厭，教不倦」，學思實感寧有已時耶？

牟先生自謂，五十以後三十年的發展，即是這《五十自述》中的實感之相續發皇。可見他的學術生命是永續永繼，綿綿不斷的。一個真生命、真人格，他的學思工夫與靈台實感，就像孔子「不厭不倦」一樣，是永遠不停歇、不間斷的。

#### 2. 為申展理性而奮鬥

七十六歲之三月，牟先生出版一部論集，書名《時代與感受》<sup>4</sup>，其自序指出，一個人處於非理性的時代，即不能不理會此非理性時代之何由而來。此中所含之問題，不只是泛泛的思想問題，乃是人類價值的標準問題，人類文化的方向問題。牟先生自大學讀書之時，即面對國家之處境與邪僻之思想而有痛切之感，歷五六十年之災害與劫難，感益深而痛益切。序言末段云：

我的一生，可以說是「為人類價值之標準與文化之方向而奮鬥以申展理性」之經過。

牟先生在半世紀的憂患困頓中，動心忍性，砥礪學思，他徹底疏通了中國智慧之傳統，並疏通了中國文化發展中之癥結，寫了許多學術性的專著，並隨時亦作了一些通俗的講演，他為人類申展理性所作的努力，實已樹立了一個卓越的楷模。

<sup>3</sup> 牟宗三《五十自述》，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台北，鵝湖出版社印行。現編入《牟宗三先生全集》（2004年4月，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出版，聯經公司發行）第32冊。

<sup>4</sup> 牟宗三《時代與感受》，民國七十三年，台北台北，鵝湖出版社印行。現編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

### 3. 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

八十壽慶宴上，牟先生說了一番話，其中有一句說：

自大學讀書以來，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華民族之文化精神，以重開中國哲學之途徑。」

文化，不是一兜包的大雜燴，而是一條通貫古今的生命之流。他有源頭，有方向，有理想。在長遠的流程裡，也會有曲折，有險阻，有氾濫。在文化生命演進的過程中，他畢竟有何癥結？有何短缺？今後又將如何持續發展？這些都是一個大知識份子必須正視以謀求解答和解決的。

牟先生在大學預科之時，便以打定主意要唸哲學。他反省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何以不能順適，不能條暢？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到底有何異同？中國哲學的特質是什麼？應如何來開拓中國哲學的前途？……凡此等等，都將一一得到解答，並在下文陸續說明。

### 4. 譯註康德，功比柴什

牟先生以一人之力，全譯康德的三大批判<sup>5</sup>，二百年來，可謂世界第一人。他不但譯，還作註，不但註，還分別寫專書來吸收消化康德。當第三批判譯註本下冊出版之時，牟先生已經八十五歲了。時當農曆新年，他和門弟子一同過春節，並送每人一本新書，書中夾一張字條，言曰：

此書之譯（按指三大批判），功不在玄奘、羅什之譯唯識與智度之下，超凡入聖，豈可量哉，豈可量哉！然真正仲尼臨終不免歎口氣，人又豈可妄哉，豈可妄哉！諸同學共勉 牟宗三自題

這是幾句老實話。說「豈可量哉」，並非自滿；說「豈可妄哉」，也不是自謙。只是在回顧歷史之時，覺得要吸收和消化一個外來的異質文化，就必須有精確可靠的翻譯。如果不能用中文來理解康德，則中國人將永遠沒有福份來參與康德學。一千多年前的中國人之所以能吸收消化佛教，正是因為有晉唐高僧認真翻譯了佛教的經典。

近世西學東漸，而百多年來國家既未正視翻譯之事，而學者之中也幾乎無人真心翻譯歐西的主流經典。牟先生認為康德是西方哲學的高峰，而且是通中西文化之郵的最佳橋樑。所以決定漢譯康德三大批判書。他認為翻譯之事，最適於老年。此時學思較熟練，識見較明透，加之心情鬆閒，從容舒坦，邊讀邊譯，隨譯隨解，字斟句酌，煞有味也。他譯康德書所表現的精誠審識，實已重現了晉唐高僧翻譯佛經的風範。

### 5. 一生著作，古今無兩

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後，牟先生在台大醫院病室索筆寫示蔡仁厚、王邦雄等人：

你們這一代都有成，我很高興。

我一生無少年運，無青年運，無中年運，只有一點老年運。無中年運，不能飛黃騰達，事業成功。教一輩子書，不能買一安身地。只寫了一些書，卻是有成，古今無

<sup>5</sup> 牟先生漢譯康德三大批判，譯本書名如下：（1）《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上）（下）。（2）《康德的道德哲學》（內含康德之《道德底形上學之基本原則》與《實踐理性之批判》）。（3）《康德「判斷力之批判」》（上）（下）。先由學生書局出版，現已編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3、14、15、16冊。

兩。

你們必須努力，把中西學術主流講明，融和起來。我作的融和，康德尚作不到。這段話錄在《學思年譜》<sup>6</sup>裡，同時也加了按語。我簡要地指出五點：一是以專書分別表述儒釋道三教的義理系統，牟先生是古今第一人。二是牟先生所著新外王三書，開出外王事功的新途徑，自古迄今，亦不作第二人想。三是以一人之力全譯三批判，乃兩百年來第一人。四是疏導中西哲學會通之道路，亦達到前所未有之精透。五是對中國哲學之特質及其所函蘊之問題，進行全面而通貫的抉發與討論。此項工作亦未見其匹。

不過，說一個人的著作「古今無兩」，真是談何容易！當我在報端披露此段「病中垂語」時，不少的人以為我是隨意紀錄的話，後來才知道是牟先生親筆所寫，於是轉使大家平下心來理解這句話。像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教授、山東大學顏炳罡教授，都有文章來討論這句話的意指。而鵝湖月刊 332 期，又刊出南京大學白欲曉先生〈哲學創造之路〉一文，也對此病中垂語作了討論。我一向認為，牟先生這幾句話平平說出，既不增不減，又如理如實。如果有人一定要比一比，就請從深度、廣度、高度、強度，以及「通透」、「中肯」、「時宜」等方面平心對較，通盤比觀。

至於最後提到自己所作的會通，康德尚做不到。這也是老實話，並非要和康德爭高低。康德的智思，高矣強矣。但為西方傳統所限，缺少從事文化融和之憑藉。而牟先生則有東方智慧傳統（儒、釋、道）作為憑藉，所以既能讚賞康德的不凡，又能看出康德的不足。而康德的不足實即西方哲學的不足（傳統的限制）。所以必須和東方文化相摩相盪，相資相益，方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以上屬於自述，下段在說再說評贊。

## 二、評贊

### 1. 化腐朽為神奇

牟先生在大學畢業之前，便已完成周易哲學初稿。但此書之運道並非順利，首先厄於當時北大文學院長胡適之的偏見與壓抑，再次厄於數理邏輯授業師張申府之漫忽與不省（見《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重印誌言）。唯當時在北大講中國哲學的老教授林宰平、李證剛、熊十力等人看了，卻大為讚賞，而新從美國歸來的哲學天才沈有鼎，則說牟先生如此整理周易，乃是「化腐朽為神奇」。

牟先生通過此書之撰述，確然見到中國文化之慧命，除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歷聖相承的「仁教」之外，還有羲和之官的「智學」傳統。而古之天文律曆數，賅而存焉。（按，羲氏，和氏，堯帝之臣，主曆象授時之官。）

天文律曆數，在易學象數的牽連中，亦可見出其較為有意義的形上學之規模。中國古賢原始生命之智光所及的光輝，對於數學之形而上的（宇宙論的）意義，以及體性學的特性之認識與欣趣，並不亞於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沈氏所謂「化腐朽為神奇」，也應該是見到了這一層的文化意義而說的吧。

### 2. 北大哲系唯一可造之才

抗日戰爭時期，牟先生在昆明絕糧，熊十力先生特從重慶致函西南聯大哲學系主任

<sup>6</sup> 蔡仁厚撰《牟宗三先學思年譜》，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台北、學生書局印行。現已編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32 冊。

湯用彤云：「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學以來，唯此一人為可造。汝何得無一言，不留之於母校，而任其飄流失所乎？」<sup>7</sup>湯先生答以胡（適）先生處通不過。當時胡任駐美大使，而仍能遙控北大人選，也可說是非常「奇異可怪」的了。

北大哲學系當然出了一些人才。但「才」有大小、高低以及偏正、純駁之不同，在眼目高的人看來，天下雖大，卻也常常是「闔其室無人矣」的。牟先生離開昆明到重慶依附熊先生於勉仁書院。這個書院是梁漱溟先生辦的。梁先生向來不欣賞牟先生的狂簡疏放。有一天他耐不住了，便對熊先生說：宗三坐無坐相，站無站相，走路沒有走路相，你到底欣賞他那一點？熊先生輕輕回答說：宗三有神解。神解也者，目擊道存，一語中的，其解悟特異超俗，能悟人之所不能悟，見人之所不見。北大有此可造之才，而不能容之用之，豈不可惜可憾？世人無有熊老夫子之巨眼，又如何能知人論世？當世俗不知其人而加以造就之時，人將如何？曰：自尊自重，自造自成而已。牟先生的成就，雖有賢師益友之助，而實乃天造之，已成之。人不自成，則自暴自棄而已。

七年前，我受邀出席北大百週年慶的漢學國際會議（分文學、史學、哲學、考古四組），所提論文即是（牟宗三先生的學術貢獻—表彰一位傑出的北大校友）。論文宣讀之後，有幾位青年學者告訴我，說展覽館介紹了很多北大名人，就是沒有牟先生。我說還沒有到時候。等有一天北大懂得正視牟先生時，中國的學術才算踏入正路坦途。其實，牟先生也不會在意這件事。譬如台北有一個北大校友會，牟先生從來不參加聚會。他說：那些人怎麼能代表北大？北大的精神在我這裡，我才代表北大。他的話能不能得到解人？會不會有人抗議？這且不管。但牟先生這個人，是無負於北大，無負於中國哲學的。

### 3. 榮譽文學博士推介詞

牟先生七十六歲時，行政院遴選他為國家文化獎章受獎學者。七十九歲時，又榮獲香港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港大哲學系教授 F.C.T. Moor 博士特致推介詞（略見年譜）。這份推介詞，是出於客觀的理解和批判，它沒有主觀情結的夾纏，也沒有師友情誼的偏愛，它代表一個國際性的客觀公正的肯定。其末段稱說牟先生為：

「理論的與實踐的知識」之維護者；以其「弘揚儒家傳統的權威性著作」，復又以其「提倡西方哲學研究之重要」而名揚於世者；一個「經歷過長期心靈前進」之人，「出身是農家而職業是學者」；是「學問的友朋」、「生命的愛護者」、「信仰於幸福與德行者」——這樣一位哲學家，推薦給校長先生，以便頒贈以榮譽文學博士之學位。<sup>8</sup>

推介詞中還英譯了牟先生《圓善論》書後頌歌之末四句：

德福一致根本是圓教中的事，  
何須煩勞上帝來作裁決，  
我現在重新來宣說「最高善」（圓善），  
我只稽首仲尼感謝他為我們留下保證圓善之規範。

按、中文末四句頌詠原文是「德福一致渾圓事，何勞上帝作主張？我今重宣最高善，

<sup>7</sup> 語見《五十自述》第五章「客觀的悲情」，頁 92-93。

<sup>8</sup> 牟先生榮受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時，莫爾教授的推介詞，略見《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學生版頁 67、68。

稽首仲尼留憲章。」我們試把中英文的句子對照起來看，將更能感覺意味之深長。

#### 4. 門弟子四言論贊

十多年前，正中書局出版一本《當代中國思想家》的書，主編張永雋教授約我寫牟先生。我用的標題是「高狂俊逸透關深徹的大哲：牟宗三」。牟先生逝世之後，國史館約我為牟先生撰寫「國史擬傳」<sup>9</sup>。傳文中我又將八字論贊的意指再作簡要的揭示，而衍為四言論贊：

氣性高狂 才品俊逸  
思想透關 義理深徹

民國四十年左右，香港《民主評論》月刊登載唐君毅先生給徐復觀先生一封公開信，討論政治民主與學術自由的問題，文中論及人品性情，唐先生說：熊（十力）師之外，朋輩中唯宗三兄高視闊步，有狂者氣象。四十五年九月，唐先生在給我的回信中，又說到：「方今之世，唯牟先生著書講學，能樹立標準，有泰山巖巖氣象。而牟先生平日之學亦由翻山越嶺中得來，故在牟先生之一般學問及人格生活上，皆有大開大合之歷程，而艱難之處，天梯石棧，牟先生皆能獨來獨往，諸同學能從之游，亦甚為不易」云云。

唐先生的意思，也正可視為我頭兩句「氣性高狂，才品俊逸」的旁證與呼應。而牟先生所著各書，無論思想綱脈的疏解，義理分際的釐清，系統綱維的確立，以及學術異同與學脈傳承的判認，都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深透。所以末二句「思想透關，義理深徹」，也是信實恰當的論贊。

#### 4. 治喪委員會輓詞

牟先生訃告所附之〈學行事略〉<sup>10</sup>文後，有四句贊詞：

光尼山之道統 弘黃岡之慧命  
擴前哲之器識 發儒聖之光輝

這四句話，也作為治喪委員會的輓詞而懸掛在靈堂之上。三年後，我赴北京大學開會，在哲學系座談時，陳來教授問我這幾句話是何人撰述的？我說由我執筆，但意思卻是大家的共識。

尼山，指孔子。黃岡指熊十力先生。在華族文化生命存亡絕續之際，熊先生以他的悲願大慧，生命光熱，獨能穿透歷史之煙霧，暢通文化之大流，以昭顯古今聖哲的德慧生命。所以自然而然地成為當代新儒家開宗的代表人物。牟先生乃熊門嫡傳弟子，他力振孔孟之學脈，以挺顯內聖外王之宏規，實實能夠光顯孔子之道統，弘大黃岡之慧命。至於第三句開擴前哲之器識，則通指中西雙方的先哲而言。由於牟先生之精誠奮鬥，不但中國哲學得以充實開擴，而康德所代表的西方哲學，也可獲得中國哲學智慧的融通提升，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此而後，廣大精微的儒聖之道乃真可以充分顯發他的光輝，而達於荀子所謂「光昭日月，大滿八極」之境。

<sup>9</sup> 蔡仁厚撰《牟宗三傳》（國史擬傳），係應中華民國國史館之約而作。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先發表於《國史館館刊》復刊19期，次年編入《國史擬傳》第6輯出版。現已編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

<sup>10</sup> 蔡仁厚撰《牟宗三先生學行事略》各段要旨，依序為「姓字、出生」、「家世」、「簡歷」、「師友」、「總提」、「三教義理」、「新外王」、「中西會通」、「三大批判」、「文化生命」、「家屬」、「綜結」、「贊詞」。全文編在《學思年譜》附錄一，現編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冊，頁227-230。

## 二、學術貢獻約述

牟先生的哲學思考，從大學開始就一直繼續進行，從來沒有間斷。他很重視經典文獻，也鄭重於文獻的疏解。但他的思想不是從文獻中來，而是對應哲學問題、文化問題與時代問題而來。所以，他做學問的態度，不同於經學家、漢學家，他所表現的是思想家的深銳，所樹立的是哲學家的風範。

關於牟先生學思的評析，我在所撰的《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台北、學生書局）乙篇，以一百二十頁的篇幅，分六階段詳述了他的學思歷程。可供參考。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第四屆當代新儒學國際會議在台北召開，我在開幕式上，曾以牟先生為主線，順就他的重要著作，約為五點，來說明當代新儒學的學術成就：

1. 闡明三教：儒釋道三教義理系統之表述。
2. 開立三統：文化生命途徑之疏導。
3. 暢通慧命：抉發中國哲學所函蘊的問題。
4. 融通西學：康德三大批判之譯註與消化。
5. 疏導新路：中西哲學會通的道路。

這五點說明，句句都是落實之言，無有虛矜，無有夸飾。一般而論，學者專家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通常都是「點」的，有些是「線」的，但極少是「面」的。而牟先生自大學讀書以來，六十多年的學術工作，卻使他取得了通盤而縱貫的成就。他的貢獻，不但是面的，而且是立體的。下文將分為五點，來說明牟先生的學術貢獻和文化影響。

### 一、表述心性義理

#### 使三教智慧系統煥然復明於世

自古以來，有人講儒家，有人講道家，有人講佛教，各有立場。而當代新儒家雖然持守儒家立場，但同時也肯定佛老二氏，認為在處理終極關懷的問題上，儒釋道三教所開顯的生命之道，都可以提供人類來借鏡和採擇。當代新儒家對傳統學術的基本態度，一是積極肯定，二是通盤反省。而在著述的方式和內容上特顯謹嚴而專精的，則以牟先生表述儒釋道三教的幾部大著，具有較大的代表性。

儒釋道三教的基本特色是心性之學。牟先生以《才性與玄理》表述魏晉階段的玄學，此屬道家的智慧。以《佛性與般若》表述南北朝隋唐階段的佛學，此屬佛教的智慧。以《心體與性體》表述宋明階段的理學，此屬儒家的智慧和義理。

自古以來，學者的講論都各有所偏重，從未有人分別以專書通貫地講論三教者。而牟先生這三部大著作，無論系統綱維的確立，思想脈絡的疏解，義理分際的釐清，都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精透明徹，而使三教的智慧系統「煥然復明於世」。

### 二、發揮外王新義

#### 解答中國文化中政道與事功的問題

儒家一貫地要求由內聖通外王，要求修德愛民，推行仁政王道，這個道理當然很好。但「天下為公」的理想，卻始終只靠聖賢來倡導，而未能真正體制化；「選賢與能」的原則，也只限於治權方面的科舉，而未能推擴到政權方面以設計出選舉國家元首的制度。因此，如何落實於體制以開出客觀化的外王事功，這正是中國文化生命的癥結所在，

也是當代新儒家所面對的時代課題。

面對這個大癥結而深入思考，並直接提出解決之道的，首推牟先生的新外王三書：《道德的理想主義》、《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這三部書有一共同的主旨，就是「本於內聖之學以解決外王事功的問題」。歸總而言之，也即所謂「三統並建」。承認在「道統」之外，還有「學統」（發展出科學）、「政統」（落實於民主）的問題。道統的肯定，是內聖之學的承續光大，而學統的開出和政統的繼續，則顯示儒家外王學一步新的充實和開擴。五四以來所謂新舊文化的矛盾衝突，到此已開顯化解之路，而中國文化的事功精神，也可循此而獲得空前的發展。

### 三、疏導中國哲學

#### 暢通中國哲學史演進發展的關節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有儒釋道三教的智慧系統。自五四以來，國人的文化自信，幾幾乎蕩然無存。而中國哲學所函蘊的觀念思想與哲學問題，也從未有人做過通盤的省察和深入的探析。

牟先生除了以三部專著講述儒釋道三教的「玄理、空理、性理」之外，也疏導名家的名理，晚年又以《中國哲學十九講》綜述各時期思想的內在義理，以及它所啓發出來的哲學問題。

這十九講的講述，並不是他一時的興會，也不是他偶發的議論，而是切關於中國哲學之系統網格與義理宗趣者。其中所抉發和釐定的各種問題，也對中國哲學今後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啓發性。所以十九講所舉述的問題，皆有所本（即，本於他的《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各書所表述的義理）。通過這一步通貫性的綜述，中國固有義理的性格，未來發展的軌轍，皆已不再隱晦，而繼往開來的道路，也確立了指標而有所持循。到此方知，文化慧命的相續不已，固可具體落實，而並非徒託空言。

### 四、消納西方哲學

#### 譯注三大批判，融攝康德哲學

德國大哲學家康德，以三大批判講論人類文化中的「真、善、美」。書出之後，各國皆有翻譯。但以一人之力全譯三大批判的，牟先生是二百年來第一人。他又不只是翻譯而已，同時還作「註」。一條註文有時洋洋數千言，無論疏解觀念或發明義理，都可以和康德原典相互印證，相互映發。如此「精誠貫注，譯解雙行」的工作，實可以和媲美於玄奘、鳩摩羅什之譯唯識論與大智度論。當然，牟先生這步工作之得以順利完成，是因為有「儒、釋、道」三教的義理智慧做憑藉，而牟先生又正是在他以三部專書表述三教之後，再進而譯註康德之書。可知學術之功，非勉強可得，非僥倖可成，而必須「勿忘勿助」、「真積力久」，而後乃能水到渠成。

尤有進者，牟先生不但譯註三批判，他還隨譯隨消化，分別撰著專書以融攝康德之學：（1）以《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二書，消化融攝「純粹理性之批判」。（2）以《圓善論》消化融攝「實踐理性之批判」。（3）以專論長文〈真善美之分別說與合一說〉消化融攝「判斷力之批判」。他這幾部書的主旨，是要抉發中國傳統哲學的要義來融攝康德，同時又藉資康德哲學來充實中國文化。他所開顯的文化思想之通路，在中國，在世界，都是空前的。



此外，牟先生在《認識心之批判》重印之際，又漢譯維根斯坦的《名理論》出版，這是在康德哲學之外，對另一系西哲思想之消化。

### 五、會通中西哲學

#### 疏導中西哲學會通的道路

文化必須交流，思想應求會通。但數十年來有關中西會通的種種言論，多半都是一些零散的意見，很少具有系統性的學術價值。牟先生繼《中國哲學十九講》之後，又在台大哲學研究所講述中西哲學會通的分際與限度，對中西哲學的種種問題，提出層層的比對和深入的疏解，並借取佛家「一心開二門」作為中西雙方共同的哲學間架。這個思路，必將對人類文化的融合，開顯一條常態的康莊大道。

在《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之後，他又在謝世前一年，發表《四因說演講錄》，主旨是藉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來對顯儒釋道三家哲學的要義及其精采。這是牟先生針對中西哲學之會通，再一次提出他深刻的思考。

※

※

※

以上五點說明，大致可以代表牟先生對文化學術的貢獻。而尤其可貴的，是他的學術生命，一直在運轉，一直在深入，一直在開擴。一般學者的學問，四五十歲以後，通常只有量的增加，很少再有質的升進。而牟先生的一生，則年年有進步，時時開新機。這在哲學思想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今天我們紀念他逝世十周年，特別表述他有如「鳶飛魚躍」般地活潑潑的哲學慧命，是希望為人類世界顯立一個典型，永遠供人取則、思齊。我的講話到此結束，謝謝。